

上海本色

【孔曦●著】

我们对这个城市充满
好奇。她见证沧桑，
她不断求新。她既绮
丽又朴素，既精明又
大气，她的包容会使
一切都温柔起来。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本色

【孔曦·著】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本色 / 孔曦著. - 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08. 8

ISBN 978 - 7 - 80740 - 278 - 7

I. 上... II. 孔...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②杂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4222 号

出版人

陈鸣华

责任编辑

周莺燕

插图

王 洁

装帧设计

许 菲

封面摄影

任国强

书名

上海本色

出版、发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邮政编码

200020

印刷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

开本

787 × 1092 1/18

印张

14

版次

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国际书号

ISBN 978 - 7 - 80740 - 278 - 7 / I · 528

定价

26.00 元

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:021-65410805

目 录

一、上海是一个海

- 上海是一个海/2
- 上海的桥/5
- 上海的小菜和小菜场/7
- 上海的市声/9
- 上海人的汤/11
- 上海话的苦恼/14
- 上海话的尴尬/16
- 上海闲话讲得来哦? /18
- 渐渐远逝的上海话/20

二、购买一份梦想

- 炒股最佳组合/24
- 购买一份梦想/26
- 闲话收藏/29
- 发财梦/31
- 赤裸的欲望/33
- 高手与低手/35
- 才能/36
- 装饰/38
- 笑/40
- 负壳而行/43
- 腰间的风景/44

三、宜家之梦

“铁窗”生涯/48
宜家之梦/51
破家值万贯/53
流汗的感觉/54
物累/55
有客登门/58
餐前活动/60
齿如编贝/61
闲话雨具/62
寻找熟悉的感觉/64
难忘小板凳/65
放一放我们的疲惫/67
有扇窗户为你开/69

四、爱情免疫

爱情免疫/72
爱情像股票/74
爱的能力/75
爱情如花/77
爱情是一种病/79
爱情密码/80
爱你骗你问君知否/82
情人/85
红颜知己/87
美丽为谁/89
橙子与鲜花/91

五、有空结婚没空恋爱

做媒两憾/94
当代媒婆/96
挑与被挑/98
A女问题/100
A女配？男/103
香饽饽/106
高分低“能”/107
择夫宝典/108
买一送一/110
有空结婚没空恋爱/111
经济是基础/113
拒绝长大/116
太多的机会等于没有机会/117
怕生、想生、难生/118

六、饮食男女

夫妻/120
老婆/122
饮食男女/124
身临其境/125
鞋与婚姻/127
女人如衣/129
境由心生/131
怀念绅士/132
男人的面孔/134
漂亮男人/135
女人缘/137
考验/139
尴尬人生/140
小姐妹/141
外婆和母亲/143
怀旧是一种病/145

七、女人回家的好处

- 美丽的陷阱/148
- 女人的智商/149
- 又爱又恨是名牌/151
- 时尚与品牌/153
- 血拼新解/156
- 回到常识/159
- 整出一个美女来/161
- “女”字妙用/163
- 女人回家的好处/165

八、美人计里的美人

- 做出好心情/168
- 爱的男女之别/170
- 再说无爱的婚姻/172
- 霓裳舞翩跹/174
- 水至清则无鱼/176
- 喜欢郑尚宫/178
- 精妙绝伦的《四分钟》/180
- 喜剧外衣下的悲剧/182
- 美人计里的美人/184
- 含泪的笑声/1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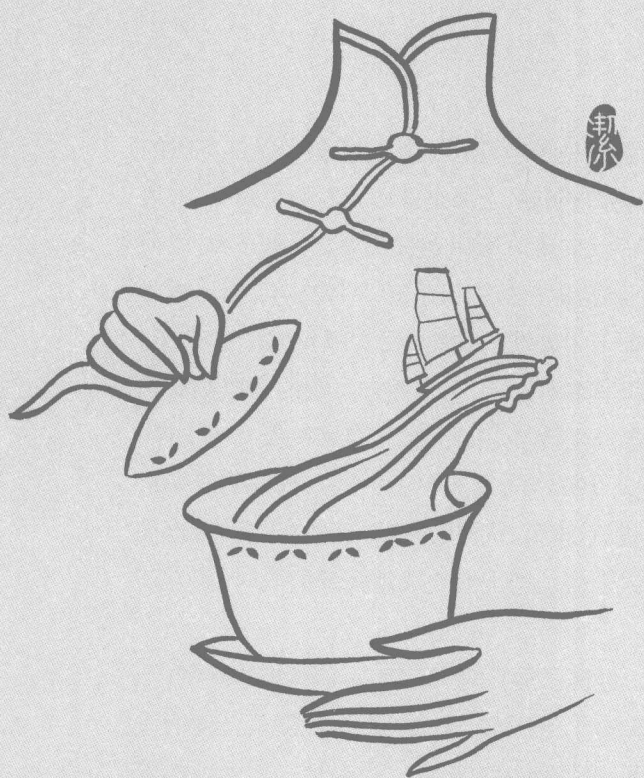
九、图像时代

“修”/190
心中的寄语/192
当学习语文成为一种痛苦/194
克莱登与韩学愈/197
电脑如妻/199
字如其人乎/201
键盘痴呆症/203
喜欢“真”的书/206
图像时代/207
手机万岁/209
养狗的 N 个好处/211
养条鱼儿解解馋/214
猫殇/217

十、有容乃大

当年的美味/220
过年的味儿/222
善，是亟需鼓励的/224
有容乃大/226
心安/228
短章一束/230
雨思/231
小河的水清悠悠/233
轮回/235
未卜/237
敬畏/239
后记/241

上海是一个海



上海话糅合了苏州话的甜糯、宁波话的铿锵、扬州话的朴实、山东话的豪爽，还融会了广东话和英文。我总觉得，灵动但俗的上海话很适合谈生意还价、议长短叹苦经、捏腿劲发嗲劲，却不大适宜在正式场合高谈阔论、传道解惑。



上海是一个海

上海曾经是东海边的一个渔村，曾经是华亭县的一个小镇，曾经是江苏省的一个县。宋代，上海已是商船云集的港口；明朝，上海是衣被天下的纺织中心；清中期，她成为“江海通津，东南都会”的大商都。鸦片战争之后，上海开埠，成为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。1925年，上海始称“淞沪特别市”。1927年，她才成为“上海特别市”。上海是年轻的，没有千年城墙的羁绊，没有厚重城门的幽闭。上海是开放的，在华洋杂居之间，在西学东渐之余，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之中，上海人“始则惊，继则效，上海乃生巨变，并经由上海影响及于全国”。1882年，在沪的英国人开始用自来水。1905年，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自来水厂在南市（今上海市黄浦区）成立。煤气、电灯、火车、垃圾车、消防水龙等，也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由租界首次输入上海。把上海变成殖民地的同时，西方列强也给她带来了近代工业文明。

元朝初年，上海只有30万人口。经历了漫长的564年，至清朝咸丰年间，上海的人口只增加了24万。上海开埠之后，一次又一次的战乱、一度又一度的灾荒，使她周边的贫民潮水般涌向这里，寻找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。因为她的繁荣、她的安乐，下野的官僚、下台的军阀、殷实的商人、外国的资本家经理人也纷纷来到上海滩。上海的人，来自苏浙皖，来自鲁粤闽，来自五湖四海，也来自天涯海角。今天的上海，拥有一千三百多万常住人口和五百多万外来人口。

曾经令上海人引以为豪的上海话，也是在本地话的主料当中，糅合了甜糯的吴侬软语、铿锵的浙北风味、朴实的苏北小调。甚至，还融入了南国的风情、不列

上海不仅是人的海
方言的海菜系的海
也是文化的海思想的海





颠的词语。上海人对外来语言总是敏感的、好学的,19世纪中叶,洋泾浜桥头就出现了“用英文之音,而以中国文法出之”的“露天通事”(大兴翻译)。与此同时,买办西崽走进了正式传授英语的学馆。到19世纪30年代,在侨居上海的15万外国人手里讨生活的跑街先生、店铺伙计、娘姨大姐、黄包车夫,都能操几句洋泾浜英语。那时,电影院里播放着好莱坞的原版电影,很多观众都能直接观赏。今天,上海街头出现了上班之余、放学之后匆匆奔向夜校学英语口译、念雅思托福的新一代上海人。据说,时下最时髦的上海话,就是在沪语当中夹几句普通话、杂两句英文。

上海不仅有南腔北调,还有南北美味。全国各地、世界各国,但凡有点名声的特色菜肴、风味小吃,总能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见到它们的身影,并已略加改良,更适合上海人的口味。这就是上海,虚心学习又不全盘照搬,在五方杂处中兼容并蓄,在不断学习中趋新善变。

上海不仅是人的海、方言的海、菜系的海,也曾是文化的海、思想的海。多样化的文化生态,使上海成为各种新思潮的发源地。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,那标志着民族耻辱的租界,也为众多革命者提供了庇护。“苏报案”、同盟会的活动、共产党的成立、鲁迅先生的写作,都发生在租界之内。如果说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是上海畸形繁荣的“妙龄”,那么,53年后,上海才真正焕发了青春。1990年2月18日,浦东的开发开放,使上海城市建设的步伐更快捷、更稳健。上海的旧屋越来越少,高楼越来越多。绿地添了一处又一处,美景增了一个又一个。浦西的绿意越来越浓,浦东的人气越来越旺。高架、轻轨和地铁,越江大桥与隧道,写出了个绚丽的“申”字,织就了一幅四通八达的申城交通图。上海,正变得越来越美。

今天的上海,正以全新的面貌和独特的魅力,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,吸纳着国门内外的资金和技术、文化与文明。她既有海的魄力,又有海的襟怀。上海,不愧是一个兼收并蓄之海,海纳百川之海!

上海的桥

贾宝玉说，男人是泥做的，女儿是水做的。如果按五行给城市分类，上海无疑是属水的。很多很多年以前，上海阡陌纵横、水系丰富，河流沟汊星罗棋布。小河合流，聚成了塘和汇、湾和浦；大河分道，分成了泾与浜、汉与沟。有些地方就此有了名字，比如三林塘蒲汇塘、肇家浜陆家浜，比如漕河泾北新泾、徐家汇潘家湾，又比如黄浦和杨浦、张江和东沟。

当年的上海有许多无名的小河，小河通向家家户户，每个村庄至少有一座水桥。这是江南特有的桥——从河岸上向下搭起一级一级的石头台阶，最下面的一级又宽又长，伸向河面。春汛时分、夏雨过后，上涨的河水会把最靠近河面的几级石板淹没，孩子们就站在有水的桥面上嬉闹，捉鱼、摸螺蛳。姑娘媳妇蹲在宽宽的石板上淘米洗衣，乳白色的淘米水荡开来，漾入清清的河水；蓝印花的布衫褪了些许靛蓝，溶进透明的河里；轻轻柔柔的笑语滑落到静静的河里，碎成一圈圈涟漪，漂得很远很远。河面上看得见蓝天白云，看得见姑娘的笑窝。河对岸的炊烟升起了，邻村的凤珠在唤鸭群归棚。暮霭氤氲，水根朝对岸望去，有情人目光隔岸相遇，分外灼热。

有河就有渡，水根撑着小船去会凤珠，那棵系小船的老杨树，或许就是上海的第一个渡口。上海的渡，曾经很多很多，今天还有曹家渡周家渡这类地名。有河就有桥，凤珠走过小桥来见水根。上海的桥，曾经多得数也数不清。那些竹木桥和石板桥多以村庄宅院的名字命名。渐渐地，桥名取代了村名，最后变成了地名。翻开今天的上海地图，南有康桥颛桥，北有高桥凌桥，东有金桥张桥，西有



虹桥程家桥。名称古雅的如香花桥绿杨桥八仙桥,实在的有提篮桥五里桥、长桥斜桥……长宁区法华镇路附近,还有一条种德桥路。想来造桥的先人是要种下好生之德、助人之德,荫庇后人。

凤珠和水根种了一辈子田,他们的子孙也种了一代又一代的田。忽然有一天,他们家族的一个后生,摇着橹去做生意了。外省来的和外国来的商船,前前后后驶进了黄浦江,江边新建了许多码头。今天,当你穿行在中山南路董家渡路那儿的街巷,还能看见王家码头竹行码头、公义码头烂泥渡码头之类的路牌。

造桥造渡口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出行,桥梁和渡口不仅给人们带来交通的便利,还大大促进了物资的交流、文化与思想的传播。大大小小的桥梁、大大小小的渡口和大大小小的码头连通了江河、连通了海洋,把上海和全国、和全世界连接在一起。众多的桥梁和渡口,使上海拥有了海一样宽阔的胸襟,为上海迎来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精英。博采众长融会贯通、乐于学习善于沟通,也成为上海人最显著的长处。上海终于在 20 世纪 30 年代被造就成闻名于世的东方大都会,又在 20 世纪 90 年代重新确立了国际地位。

那许许多多的桥、许许多多的渡口,随着流逝的岁月一起消逝了,只留下一个个令人怀念、令人遐想的美丽或质朴的名字。从洋泾浜上的木板桥、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,到黄浦江上的南浦大桥,桥的演变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变迁。小河上的桥、大河上的桥、从上海人心中架出去的桥,使他们走出了村庄、走出了城市、走向了世界。

如今,拥有许许多多桥名的上海人,开始怀念当年遍布田野的沟汊,开始重视现存的河道,积极治理这些被污染的水系。黑臭的苏州河变清了,黄浦江里,鱼儿回来了,江鸥也回来了。水根和凤珠的后代深深地懂得,水是文明的源头、是生命的乳汁。现存的大河小河,是上海的血管,是泄洪防灾的通道。为重现母亲河清丽的面容,上海人没有理由不珍惜它们。作为水的儿女,上海人一定能让哺育他们的母亲河重新清澈宜人。上海的水,一定能恢复清秀的容颜;上海的桥,也将更加雄伟、更加壮丽。

上海的小菜和小菜场

“小菜”，《汉语大词典》的解释有三。一、小碟儿盛的下酒饭的菜蔬，多为盐或酱腌制的；二、比喻轻而易举的事情；三、方言词，泛指鱼肉蔬菜等。

词典里的方言词，当是吴方言词，而且应该是上海话。小碟儿盛的下酒饭的菜蔬，沪语称“冷盆”。

上海自开埠以后，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最多，上海人的眼界也最开阔。无论是山珍海味、还是某地来沪的风味小吃，无论坐在家常饭桌旁、还是面对盛大宴席，也不管是冷盆热炒、主菜副菜，上海人一律称之为“小菜”。

称“小”，其实并不小，这与不事张扬、崇尚实干的城市精神有关，也与密集的人口、狭小的空间有关。小，物之微也，有精致小巧、轻松随意的含义。上海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，在吃饭问题上没时间讲排场摆噱头，所以且呼为“小菜”。这小菜也并非马虎将就，一样的精心搭配、营养丰富、滋味鲜美。喜欢大包大揽、对人拍胸脯说“小菜一碟”的，多半是北方人。换了上海人，就变成“闲话一句”。

早年，上海也有“大菜”，特指西餐。开埠之初，西方国家的领事和外商，为着公务及私事的往来，多以西餐宴请中国官员，这些情节，在《官场现形记》等晚清小说中都有描述。自此，吃西餐在上海渐成时尚。称“大菜”，当取其正式、隆重、高雅之意。或许，也有大而无当的揶揄。与上海小菜的经济实惠相比，西餐的礼仪确实繁琐得多。

沪上的小菜场，也是最富上海特色的所在。30年前，上海的小菜场多为集体企业，营业员也都是上海人。小菜场的门面多为沿街的水泥板，上有顶棚覆



盖。高级地段(沪语称“上只角”)的菜场,多设于室内。记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陕西北路近南阳路那里,曾经有个很大的室内菜场,名叫陕北菜场(1949年以前称西摩路小菜场)。当年,副食品供应十分匮乏,整整齐齐摆放在水泥案板上的猪肉、海鱼、豆制品和鸡蛋,都要凭票证供应。十年前的小菜场还分早市和夜市。早市始于清晨,大约八九点钟结束。夜市从下午四点左右开张,六点多收摊。现在的菜场,营业时间已是“全日制”。

改革开放之后,小菜场的档次也升了好几趟。先是沪郊的农民兄弟在马路边摆地摊,抢国营菜场的生意。后来出现了半露天的农贸市场,外地口音渐多。现在,上海的小菜场大多迁入了室内,且成了外地人的一统天下。想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,上海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,除了计划经济那段年月,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勤劳的人们,这个城市从来都是敞开胸怀的。

通常,上海人做菜都讲究新鲜,小菜场跑得很勤。退休的老头老太太,总在早晨光顾,买好菜顺路锻炼锻炼,说说张家长李家短,开始一天当中主要的社交活动。他们买菜,总是精挑细选、锱铢必较,是菜贩们最怕的顾客。上班的主妇主男多在下班回家的途中买菜,这伙人的钱比较好赚。

每到周末,家庭主妇也在上午买菜。睡了一个懒觉之后,头也不梳脸也不洗,甚至穿着睡衣直奔小菜场。童孟侯先生把那些在家里不事修饰的主妇称为“赤膊电池”。周末的小菜场里,这样的“赤膊电池”多得很。

小菜场,是令上海人最放松最感亲切的所在。

在上海生活的外地人和外国人,哪一天弄懂了小菜和小菜场的含义,也就真正懂得了上海人。

上海的市声

但凡看过以旧上海为时代背景的电影电视的人,都会对其中标志性的吆喝声颇有印象。最经典的,莫过于“桂花—赤豆汤——,白糖—莲—心—粥——”。有一出周柏春与姚慕双合说的独脚戏,专门讲上海的市声,记得最清楚的是“修——洋伞”!“箍——桶嗽——”,“阿有坏个棕棚修哦——阿有坏个藤棚修哦——”,中气十足、余韵悠悠。

时至21世纪初叶,不知不觉间,很多市声销声匿迹了。好像还是不久前,刚刚听到修棕棚藤棚的吆喝,耳闻“鸡肫皮——甲鱼壳—鹅毛鸭毛——牙膏壳”跟“药水药片有哦”的招徕。前一句带着沪郊土语的口音,是慢条斯理的淳朴。后一句搀杂了外地腔调,匆忙短促、略带嘶哑,似乎自知理亏,还含着些强横而不甘的意味。仿佛一夜之间,这些熟识的、已然成为居家生活背景音乐的市声,全都蒸发得干干净净。

当然,现在也是有市声的。秋风一起,上海的街头巷尾又飘起了糖炒栗子的甜腻香味。我的旧居附近有家水果店,每年的这个时节,它门面左右的人行道上便堆满了一只只硕大的蛇皮袋和塑料周转箱,里面装满了待炒的栗子。一口纺锤形的大铁锅一端开着口,在下燃文火的架子上自动转着,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,很是诱人。一只小小的录音机挂在小店的窗棂上,落满了灰尘。那里面传出嘹亮的叫卖声,周而复始、永不疲倦:“哎——六块八么嘞卖来! 哎——六块八么嘞卖来! 米米来多米来——多,拉多拉索拉多多,拉多拉索拉多多!”后三句唱词听不清,在此只能以音符代替。每次经过,听到这抑扬顿挫的招徕,总为自